

《战国策》里的故事

开头的话

最近，挤出时间，读了刘向编选的《战国策》。《战国策》是现在保存下来的、为数不多的记载战国时代的历史作品之一，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名著。我被其中的人物、故事所吸引住。我不是历史学家，谈不上研究，只是想把读后感零零碎碎写下来而已。对我肯定是有所裨益，对本刊读者也许能引起兴趣。

诗曰：

战国策中奇事多，春秋几代动干戈。
燕齐韩魏赵秦楚，纵合连横舌奏歌。

第一篇 冯谖的故事

第一回 广招食客为何事 冯谖一试孟尝君

话说孟尝君是战国时代的齐国相国，出身豪门，家财万贯，乐善好施，因而名闻天下。孟尝君最为突出的一件事，就是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，招纳天下之士，把门客分为三个等级：上等：食饭有鱼，外出有车；中等：吃饭有鱼，外出无车；下等：粗茶淡饭，外出自便。因此，投靠孟尝君者甚众：食客三千，搞各行各业的都有。孟尝君就是在这些食客帮助下，一生多次死里逃生、摆脱险境、发达起来的。别的暂且不说，在下在这里，只介绍冯谖一个人。因为孟尝君当上齐国相国后的后来日子，都是在冯谖的帮助下度过、发展的。

冯谖非出身名门，毫无家庭背景，又非出自名师；而且，家境贫穷、潦倒，连生活都无法维持。在此情况下，听说孟尝君好客，便投奔孟尝君门下，当个吃饭不付钱的食客去了。

笔者写到这里，翻阅自己拥有的资料，并无说明冯谖的智慧从何而来；但后来的事实说明：冯谖是战国时期的一位高瞻远瞩、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。笔者断言：知识不是天生的，是学来的，是刻苦、坚持学来的。冯谖为了糊口，投奔孟尝君，笔者有所疑问，为什么冯谖不怕孟尝君不接纳，反而去试验孟尝君的好客究竟是真是假？试验孟尝君的品德呢？真是！

笔者不在此这里饶舌了，下面慢慢道来。

话说冯谖初见到孟尝君时，孟尝君问他：

“你有什么爱好吗？”在一般情况下，被面试的人会乘机宣扬自己一番了，冯谖却简单地答了两字：“没有。”

于是，孟尝君笑了笑说：“诺（好吧）。”说完就站起来，叫身边的管理员去安排了。管理员认为这个什么才能都没有的冯谖，孟尝君肯定是轻视他的，便把他分配在下等门客里。

照理来说，冯谖有饭吃，应该心满意足了；可是，没过多久，冯谖靠着柱子，弹起了剑，唱起歌来：

“长铗（剑）归来乎，食无鱼。”

管理员把这件事向孟尝君汇报，孟尝君微微一笑说：

“那就给他鱼吃吧。”

岂知再过了一段时间，冯谖又弹剑了，又唱歌了，但他把歌词改了：

“长铗归来乎，出无车！”

听到冯谖唱歌的其他食客都笑了起来，对他说：

“这里不是所有的食客出门都有车子坐的。”

管理员也觉得冯谖太过分了，得寸进尺，想批冯谖一顿，但还是忍住了，他只好把此事向孟尝君禀报，孟尝君听后，沉默一会儿，才对管理员说：

“给他车子坐吧！”

于是，他把冯谖列入上等门客了。冯谖出门有车子坐了，就洋洋得意地坐着车子，佩着长剑，去访问朋友了。他对朋友说：

“孟尝君对我好，招待我为上等门客。”

他的朋友也很羡慕他：这是有才能的门客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地位。

按理来说，冯谖不会再有什么要求了。可是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弹起长剑，又唱起歌来：

“长铗归来乎，无以为家。”其他的门客都气起来了，讨厌他，骂他了：

“怎么能这样贪而无厌啊！怎么能要求孟尝君养他家呢！”
管理员也觉得冯谖太不知足，本想劝阻他，但再三想后，口中自言自语地说：
“还是让他到孟尝君那里去碰碰壁吧，这里没有一个门客，提过如此要求的。”
孟尝君听了汇报后，低头不语，心里想：
“这是头一次碰到的事啊，不能开此先例。”正要启口对管理员说：“不要理他”时，心里突然涌现出一个念头，便叫管理员把冯谖叫过来，问冯谖：
“冯先生有家人吗？”冯谖直言回答：
“父亲过世，我有老母。”孟尝君赞许地点了点头，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冯谖孝顺老母的画面：这是一个孝子。冯谖离开后，孟尝君对管理员说：
“派人给冯谖老母送食送穿。”
从此，冯谖不再弹长剑，也不再唱歌了，整天捧着书，在读，在思考着什么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要鱼要车要顾母 冯谖再试孟尝君

诗曰：
食客三千美德扬，几番屈指数君尝。
钱财千万差德义，债券焚烧救孟方。
话说孟尝君身为齐国相国，封邑薛地，但门下食客三千，封邑的收入并不完全足够奉养门下食客，于是，便在封邑薛地放债，增加收入以补不足。一年多过去了，还没有收回息钱，孟尝君便想派人去薛地收钱。他贴出了一张布告：
“诸位食客，谁当过会计？替我到薛地收债，我将感激不尽。”
布告贴出后，冯谖在布告旁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我冯谖通晓簿记。”
孟尝君听了管理员通报此事后，有点惊讶地说：“怎么又是冯谖？”
管理员回答说：
“是呀，就是那个唱‘长铗归来乎’歌的人。他勤苦读书，善于言谈，虽然无其它技能，但讨债之事，是可以胜任的。”
于是，孟尝君便派人请来冯谖，笑着对他说：“冯先生果然是有本领的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田文整天忙于国事，怠慢了先生，幸得先生不计较。”
冯谖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孟先生够照顾我的了。为此，我愿意为孟先生效力。”
孟尝君紧接着说：
“冯先生愿意代我去薛地收债吗？”冯谖当即表态，说愿意。
孟尝君立即叫人备好车子和行装，把所有债券和契约都带去。临行前，冯谖问孟尝君：
“我收完债后，要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吗？”
孟尝君回答说：“买些家里所缺的东西。”所缺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孟尝君没有说明。
于是，冯谖便告辞，坐上车子到薛地收债去了。冯谖真的有两下子，他首先派官吏召集该还债而又有能力还债的人，叫他们偿付了息钱，共得息十万。冯谖用此钱备好了酒席，叫所有欠债的人前来吃桌，带着债券来核对。债户全部都来了，因为有得吃，而且只是核对债券，怎么不来呢。吃饭时，冯谖一方面劝大家饮酒，观察债户的贫富情况，一方面拿出债券来核实。对于无能力偿还的，冯谖收回债券，并在酒席间当着大家的面，假传孟尝君的命令：
“孟贤公交代，还不起债的，家里贫苦的，所欠的债就不要还了。”而且，当场就把债券烧了。穷苦的欠债的老百姓高兴极了，立即高呼：
“孟尝君万岁！”
冯谖办完此事后，便坐车长途跋涉回到齐国首都临淄——孟尝君院宅去了。第二天，一大早，就去求见孟尝君。孟尝君有点奇怪：
“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他立即穿好衣服接见了冯谖，问：
“债收完了吗？”
“收完了。”
“买了些什么东西回来？”冯谖笑笑地回答：
“我去收债时，贤公交给我。要买些家里缺少的东西。我想来想去，贤公宫中珍宝堆积，牲口很多，美人满宫，贤公缺少的是‘德义’，我就替贤公买了回来。”
孟尝君不明白了，便问：
“德义是什么？它在那里？”
冯谖郑重地回答：“贤公现在只有一块小小的封邑——薛地，但贤公不但不爱护薛地的老百姓，像商人一样，在那里谋取利益，这是不可以的啊！因此，我在收钱时，假

传贤公的命令，把还不起债的穷苦人的债务免了，并且当场把债券烧了，老百姓立即高呼万岁，这就是我为贤公买的‘德义’。”

孟尝君听了，很不高兴，但生米已煮成熟饭，发火也没有用了，口头上只好说：

“喏，先生去休息吧。”

话说孟尝君门客三千，能人不少，名声远扬，齐王心里有些害怕，就不放心了。

大约过了一年以后，齐王对孟尝君说：

“有人建议：劝寡人不能用先主的臣子做臣子。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其实，这是秦昭襄王的离间计，当他看到孟尝君辅佐齐国，使齐国的国力蒸蒸日上，心里骇怕，便算计起来：此人用于齐国，终是秦国的祸害！于是，便广布谣言，流传于齐国。说什么“孟尝君将自代于齐。”齐王便对孟尝君产生了怀疑，引起了对他的不信任危机。于是，便有上述所说的一番借口。

孟尝君心亮肚明：“齐王在驱逐自己了”，只好当即辞去相国职位，回薛地去了。

冯谖对买德义之事，虽然察觉到孟尝君有些不高兴，但孟尝君仍然像以往那样善待自己，只是他心里还不清楚“买德义”的作用。这一次齐王罢了孟尝君的相国，冯谖心里也愤愤不平！正是：

伴君如伴虎，翻脸不认人。

孟尝君何去？薛地且安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冯谖巧计孟复相 齐王秦国斗纷纷

话说孟尝君被罢相后，离开齐都临淄回封地邑域薛地时，一路上闷闷不乐。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当他们走到离薛地城区还有一百里的地方时，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，孟尝君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此时，他心里完全明白了，回过头来，对冯谖说：

“这就是先生所说的，为我买的‘德义’吧！”

冯谖笑了笑，并不立即回答。想了一阵，然后对孟尝君说：

“贤公听说过狡兔三窟这个故事吗？狡兔为了避开敌人的正面攻击，为了免得被狐狸吃掉，它要有三个窟洞。今贤公只有一个，还不能高枕无忧啊，还得再挖两个！”

孟尝君经过此劫，已经清楚地晓得冯谖说的“狡兔三窟”的意思了，已经清楚冯谖不是一般的门客，而是一个富有才能的能人。

于是，到了薛地后，孟尝君就拨了五十辆车子和五百两黄金给冯谖，替自己挖窟洞。冯谖再三考虑后，便动身到西面的秦国咸阳，求见秦昭襄王。他对秦王说：

“我所以来秦，是打算帮助秦国强大起来，削弱齐国。那些到齐国去的人，是欲帮助齐国强大，削弱秦国。秦国与齐国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雄雌强国，雄者得天下。”

秦王问：“先生有何良策，可使秦为雄，而不是为雌呢？”冯谖回答说：

“大王知道齐国废除孟尝君的事吗？”

秦王说：“寡人听说过，不过，不太相信。”

冯谖说：“齐国之所以强大，因为有孟尝君之贤能辅佐。今齐王听信谗言，收回相印，以功为罪，孟尝君怨齐必深，乘此怀怨之时，秦若收其为相，这样，齐国的秘密，大王都知道了，知己知彼，用于谋齐，齐必将灭，秦岂止为雄！大王应当速派特使，载重金，暗地里迎接孟尝君于薛地，时不可失，机不再来。万一齐王悔悟，而复用孟尝君为相国，则两国之雌雄未定也。”

此时，刚好秦王的相国死去，秦王急欲得到贤相，听了冯谖一番话后，喜过心头，便立即派出上好彩车十辆，黄金百镒，命使者以相国之仪到薛地迎接孟尝君。冯谖心知秦王中计，暗地高兴。便对秦王说：

“臣请为大王先行，告诉孟尝君，以便做好准备，善待来使。”

冯谖获得秦王准许后，连夜驱车，快速地回到齐国。他没有先去见孟尝君，而是直奔齐王府去了。他对齐王劝说道：

齐国和秦国，相互争雄，大王是知道的，得人者为雄，失人者为雌。我听路人说，秦王知道大王废除孟尝君、罢相之事后，暗地派车十辆，黄金百镒，迎接孟尝君为相。如果孟尝君西入相秦，去为秦谋，则齐国便危险了。

齐王听了后，便问：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冯谖回答说：

“秦使傍晚才能到达薛地，大王乘其未到时，先恢复孟尝君相位，并且扩大封邑，孟尝君必定高兴，不去秦国了。秦国虽然强大，还不至于擅自把别国的相国，强行接去。”

齐王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不过，齐王口头这样说，心里却不相信。于是，他瞒着孟尝君派人快速地到边境上探其虚实。

探使抵达边境后，只见车骑纷纷而至，询问之下，果然是秦国的使者。探使得到证

实后，火速地连夜赶回齐都，禀告齐王。齐王便立即命冯谖持节去迎孟尝君，恢复其相位，加封孟尝君千户。

秦使到达薛地时，听说孟尝君已经恢复相位，便只好掉转马头，回秦国去了。

孟尝君被罢相后，大部分门客都离开了孟家大院，一听说孟尝君恢复相位，就又纷纷回来了。此时，孟尝君大气起来，对冯谖说：

“我孟尝君好客，不敢失礼，但我一旦被罢相，众皆离我而去，令我伤心。今日得赖先生之力，恢复相位，他们有何面目再见我呀！”说罢，仰天长叹一声。

冯谖听了孟尝君之言以及他的一声长叹，立即非常严肃地对孟尝君说：

“不可如此。荣辱盛衰，物之常理，你看看，大都的商场，早上，城门开了，大家都挤挤攘攘，争门而入，商场里热热闹闹；到太阳下山时，没有人不离开了，商场里就空空荡荡的。一个人荣华富贵时，朋友很多，贫贱时，朋友就很少了。这是事之常情，有什么好气的呢！”

孟尝君听了冯谖的这一番话后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便非常诚心地对冯谖拜谢：

“谢谢先生金玉良言，若非先生规劝，我又要犯错误了。”

正是：后来有人写诗赞叹冯谖。诗曰：

贫贱寡交事之常，莫为恩怨思短长。

人生恰似大都市，衰暮荣朝勿考量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宗庙建成完心愿 冯谖三窟孟免灾

话说冯谖为孟尝君已经挖了两个窟洞：一是安定了薛地的民心，打下了孟尝君的后方根据地；按冯谖的话来说，薛地已经是孟尝君的第一个窟洞了。否则，孟尝君被罢相时，就无地可投。诗曰：

狡兔藏三窟，薛城民众心。

孟君遭主逐，身隐可免擒。

孟尝君被齐王罢相，虽有薛地可藏身避难，但是，他自被罢相后，门下食客三千，大都离开他，各奔前程去了。这使得孟尝君感慨万千。他弄不清楚，为什么他们一点情义都不讲，不与自己告别，安慰自己呢！孟尝君大气之下，顺口占了一首诗：

人生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

劲草疾风恨知晚，劫来方悟妙玄机。

孟尝君立下誓言，只要自己东山再起，一定要给这些门客一点颜色看看。他非常感激冯谖，他不单不离去，却千方百计，想尽办法，使自己恢复了相位。而且，在自己一时盛怒，欲拒绝门客回来，要不是冯谖严辞规劝，改变初衷，后果便会不堪设想了。

冯谖告诉孟尝君，恢复相位，是他替孟尝君挖的第二个避难的窟洞。孟尝君已经深刻地晓得，到薛地躲避，只能是躲得一时，躲不了一世的，若是反对他的人，只要把这一窟洞挖掉，就像兔子一样，会被抓住、宰掉的。所以，冯谖设计为他恢复相位，真是感恩不尽。恢复相位，是冯谖替他挖的第二个窟洞，用不着冯谖解释，孟尝君已心领神会了。他已从他自己的切身经验里体会到，如果他失去相位，就会大祸临头的。这是冯谖替他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窟洞。

孟尝君心里在纳闷，冯谖要替自己挖的第三个窟洞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冯谖没有对孟尝君说，孟尝君也不问，暗地里却等待着冯谖说个明白。

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冯谖找上门了，孟尝君断定：冯谖是来找他谈挖第三个窟洞的事。这是极为重要的事啊！他心里想，这一定是比前面的两个窟洞更为重要的。岂知冯谖与他谈的却是与挖洞毫不沾边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原来，冯谖这次来是向孟尝君请假的。清明节快到了，冯谖要回家去看看母亲，到父亲坟上扫墓。

孟尝君感叹一番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快到清明节了。你回去吧！你给你父亲扫墓时，也顺便替我给我爸爸烧烧香，感谢他生了一个好儿子，替我办了许多好事。”

冯谖说：“你也到薛城去。出点钱，给薛城的穷苦老百姓买香祭祖吧！”

孟尝君点了点头，冯谖回家扫墓去了后，孟尝君真的抽出时间，到薛城去了。当他拿出钱给穷苦老百姓时，又兴起了老百姓对孟尝君欢呼的高潮。

有一位年纪较大的、长着白白胡须的老人，对孟尝君说：

“修个祠堂吧，让大家一起有个共同拜祭的祠庙。”

孟尝君答应了，对他说：

“冯谖回家扫墓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再与他商量商量。”

那老人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好吧，等冯谖回来你再与他商量吧！”

冯谖扫墓回来后，孟尝君与他商量建祖宗祠庙之事时，他拍手叫好，高声道：

“这是一个好主意！但是，必须向齐王申请批准，把齐王祖宗的庙也建在薛地。”

孟尝君向齐王申请建宗庙之事，得到齐王的批准。在当时，由于冯谖的能干，使孟尝君复相，孟尝君对冯谖，真的是言听计从了；而齐王也由于孟尝君的辅佐，齐国一天天地兴旺起来。对于孟尝君提出的兴建宗庙之事，也就满口答应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在薛地建立起了宗庙，薛地老百姓高兴，齐王高兴，朝拜烧香的人很多，孟尝君高兴劲头，就不用说了。他经常与门客，与宾客谈起宗庙之事，冯谖心里头放下了一块大石头，额手称庆：“我终于完成了心愿，替孟尝君挖了三个窟洞！”有一天，他特地到薛地去找那位胡须斑白的老者，说：

“谢谢您，帮我完成了这件大事。”

用不着写者我再饶舌了，诸位读者，这就是冯谖为孟尝君挖掘的第三个窟洞。

冯谖对那老者说：“我已完成所有的心愿，向您告辞了，我也要向孟贤公告辞了。”于是，冯谖没有再向孟尝君拿一文钱，偷偷地离开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何处？他是带着他妈妈一同离开薛地的。正是：

冯谖何许人？料事有如神。

不为名和利，此君谁比伦？